

编著者 刘谨胜 刘诗

江苏碑刻

刘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江 苏 碑 刻

编著者 刘谨胜 刘 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1 号

江 苏 碑 刻

编著者 刘谨胜 刘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蓝华印刷厂制版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4.75 印张 10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9.50 元

ISBN 7-5052-0116-6/J·21

自序

碑，《说文解字》释为“竖石也”。它始于我国周朝。最早，它的用途主要是宫中、宗庙门前用以识日影知时辰和拴牲畜所用的竖石。《仪礼·聘礼》说：“上当碑。”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影），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碑，还有一种用途，就是立于墓穴之旁。它中间有孔，孔中穿绳，用于系棺入穴。《释名·释典艺》说：“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早期的碑，是没有文字的竖石。后来，人们在石上镌刻相关文字，叙事寄情，逐渐形成现在所说的“碑”了。《释名·释典艺》说：“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名谓之碑也。”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这就是沿袭至今的对碑的一种通用的定义了。“刻石之文”的碑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一般把刻石、碑版、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石阙、摩岩、题名、桥柱、井栏、界石等刻有文字的石刻（除刻帖）都统称之为碑。

碑刻文字，原多为“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的，它的着眼点总是集中在记史述事、颂德歌功、褒美扬善等方面，以期永垂后世于不朽。正因如此，它要求碑文典雅华丽，书写端庄严谨。虽然，有些碑文明显存在一定程度的空泛、阿谀、溢美不实之词，甚至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之弊，也屡见不鲜，但它们为后人

提供和保存了许多各方面有价值、宝贵的历史资料，它的历史功绩也是显而易见的。很早以前，不少有识之士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了对中华大地上的碑刻进行了潜心研究，先后撰写了不少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颇高的论文、专著，如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明代来濬的《金石备考》，郭宗昌的《金石史》，王奕正的《天下金石志》等；到了清代，“碑学”大兴，名家辈出，著述云涌，远远超过前朝，如曹溶的《金石表》，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叶封的《嵩阳石刻集记》，陈奕禧的《金石遗文录》，林侗的《米斋金石考》，褚峻摹图、牛运震补说的《金石经眼录》和《金石图》，冯云鹏、冯云鹗的《金石索》，孙星衍、邢澍的《环宇访碑录》，以及王昶的《金石萃编》等一大批著作，构建成极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金石学”的主要框架支柱之一。中国的金石学，主要由两个块面组成：“金”，是指金属铸刻的文字；“石”，就是指石刻文字。而这些金石学专著里记录和论述碑刻文字的内容，多侧重于对碑刻的形状、体制、碑文撰文人和书写者、立碑年月及地点等的采录，其重点则在对碑文的考证和研究，用以补前人之阙失，纠旧籍之讹误，发掘新的、有价值的史料。正如《金石录·序》中所说：“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无疑。”赵明诚十分肯定指出碑刻对于历史学的权威价值，这可说是绝大多数金石学家研究碑刻的出发点与归宿；这也是中国古代研究碑刻浩如烟海论著的一个共同的、延续的课题。这些论著大多博采慎探，去芜存精，详加考释，裨益史

乘,其历史功绩不可没。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特别是经过漫长时间,中国的书法艺术从萌生状态进入了自觉、成熟阶段,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大飞跃。这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和要求也在不断加强,人们对于碑刻的审视有了新的祈求与发现,这就是欣赏和评估其书法之美。这一祈求与发现,无疑是空前的、伟大的。因此它不仅大大拓宽了对碑刻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为推广繁荣书法艺术增添了无法替代的领域。由于中国古代照相术未发现,书法真迹的保存与流传皆受到极大限制,这样,“刻碑”与“刻帖”就成了保存、传播书法艺术的重要途径。较早的碑刻文字是“书丹上石”的。据《后汉书》记载:“熹平四年,(蔡)邕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东汉熹平四年为公元175年,这是较早的“书丹上石”的历史记载。这一方法一直沿袭梁、隋间。后因碑文大多,不再由书写者直接“书丹上石”了,而是采用摹勒上石的方法来替代。由于原先碑文多为追述世系、表功颂德或祭祀、记事等内容,书写只求端庄整齐、肃穆凝重,凡符合这一要求的均可担当此任。因此,并不苛求书写者是否是知名书法艺术家,而书写者也大多不介意署上自己的大名以求流传千古,像汉代许多著名碑版就是有力的例证。自从汉末开始,书法艺术在人们的审美领域里自觉萌生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艺术门类,它在逐渐地发展着。直至唐代,爱好书法艺术竟成为社会时尚,书法创作与审美的范畴在扩大,视野在开拓,碑刻被溶注入书法艺术就水到渠成。人们不仅从过去许多碑刻中发现、挖掘出许多书法艺术价值和品位很高的碑刻,而且,更理所当然地要求当时书写碑版的应是书坛高手,因此,它的书写艺术

要求也随之大大提高了。伴随而至的一些碑刻研究者对于碑刻书法艺术的成果也加以注意,这就为碑刻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散见于各种论著中的且不说,像明代盛时泰的《苍润轩碑跋》、赵崡的《石墨镌华》,清代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叶昌炽的《语石》等论著,对碑刻书法艺术的评鹭最为有名。但是,这些论著中对江苏境内的碑刻书法艺术论及都不多。

江苏历代碑刻,数量较多,艺术品位较高的也不少,这样的一批宝贵艺术财富,应该得到发掘、弘扬。基于此,我们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碑刻书法艺术角度对江苏境内比较著名的碑版石刻作些粗浅的介绍与研究。因此,共撰文二十八篇编纂成册,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的《校官碑》,至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的《韩蕲王碑》止,近千年的部分碑刻分别加以介绍,我们从主观上想做到不单单“就碑论碑”,力图把江苏境内的碑刻书法和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发展联系在一起认识,探讨江苏境内的碑刻书法受到全国书法艺术发展大潮流的影响,同时也试图为江苏碑刻书法艺术在全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寻觅恰当、合适的定位。因此,书中不仅涉及到书体演变及流派形成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阐述了自己陋见,并对有些早有定论的问题,提出了新的、不成熟的见解。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江苏境内碑刻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所占有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就连崇尚“北碑”的康有为老夫子也不否认这一事实。他说:“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希有;既流传绝少,又书皆神妙,较之魏碑尚觉高逸过之,况隋唐以下乎!”(《广艺舟双楫·宝南》)他还说:“南碑当溯于吴。吴碑四种,篆分则有《封禅国山》之浑劲无伦,《天发神谶》之奇伟惊世,《谷朗》古

厚，而《葛府君碑》尤为正书鼻祖。四碑皆为篆、隶、真楷之极，抑亦异矣。”康有为提到的南碑四种，除《谷朗碑》外，全在江苏境内，从这里也可知江苏碑刻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但是，多少年来还未见一本专门介绍江苏碑刻书法艺术的书籍，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面对以上现实，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商定共同做些研究，这样就自不量力的花了十余年时间收集资料，编撰文稿，相互切磋，共同努力，三易其稿而后成册。自觉学识浅薄、资料匮乏，小册子难如人意。但为了填此缺档，我们矢志不渝，尽力而为，终于完成此书，以此奉献社会，就教方家，并为爱好碑刻书法艺术的朋友们提供一星半点的资料。若能抛砖引玉，则更遂我们的心愿了。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书中存在一定缺点、错误，恳望不吝教我。

最后，感谢许多关心、帮助、支持我们完成此书的热心朋友和出版社的同志们！

作 者

一九九四年六月于石头城

前 言

这是一本介绍中国江苏省境内古代碑刻的书。

江苏境内古代碑刻数量相当丰富,有被誉为“江南第一名碑”的东汉《校官碑》,有被称为“天下二绝”的三国吴《天发神讖碑》与《禅国山碑》等,特别是解放后相继出土的一批东晋及南朝的墓志,可说是填补了这一时期的断层缺档,因此,它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历代学者对它们都作了不少研究,使后人受益匪浅。但前人论碑,多偏重于考证,而本书则侧重于对它们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作用及其文物价值的研讨。

本书选辑二十八篇文章,重点介绍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至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近千年时间的部分碑刻。在介绍碑刻书法艺术时,作者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碑刻书法艺术及其历史的论述,而是尽可能把它们置于全国书法历史发展的氛围中去考察、研讨。这样,既论及它们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又阐述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大趋势对

它们的巨大影响。使本书具有较广泛的视野,也使它的论述具有一定深度。应该说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吧!

古代碑刻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文物,也是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书法历史和艺术的不可多得的物证,江苏碑刻的研究也许将给我们许多新的启迪。

编 者

一九九四年十月

目 录

自 序	1
江南第一名碑	
——东汉《校官碑》	1
若篆若隶 字势雄强	
——三国吴《天发神谶碑》	8
纯古秀茂 浑劲无伦	
——三国吴《禅国山碑》	13
“楷书鼻祖”	
——三国吴《葛府君碑额》	17
漫说东晋墓志	23
《东晋恭帝玄宫石碣》	32
雍容大度 魏晋风范	
——南朝宋《明昙暕墓志》与南朝齐《刘岱墓志》	35
长枪大戟 启欧育薛	
——南朝梁《始兴忠武王碑》与《安成康王碑阴》	40
别有意趣的“反左书”	
——南朝梁《太祖建陵神道石柱题字》与《吴平 忠侯墓神道石柱题字》	46

方正朴真 雄伟奇逸

- 南朝梁《南康简王萧绩神道石柱题字》 50

意会篆分 派兼南北

- 南朝梁《瘞鹤铭》 54

萧疏淡远 沉毅逸致

- 南朝梁《天监井栏题字》 64

端庄秀丽 平和冲融

- 南朝梁《萧融夫妇墓志》 67

沉着雄强 颇类《鹤铭》

- 《烈士要离、汉梁伯鸾碑》 72

小议六朝砖文书艺 75

丰润圆劲 不拘不放

- 唐代高正臣的《明征君碑》 79

保存较完好的初唐碑

- 唐代《魏法师碑》 84

李阳冰二题

- 《惠山石床题字石刻》与《贞义女碑》 86

一代宗师的书迹

- 唐代颜真卿的两件碑刻作品 91

张从申的“行书三杰”

- 《福兴寺碑》、《李含光碑》和《延陵季子庙碑》 101

花果丛中觅刻石

- 唐代《郁林观东岩壁记》 109

《南唐烈祖玉哀册》小识 113

铁线银钩追“二李” 116

《晋卞壺墓碣》 119

“快剑斩阵”的题字	
——宋代米芾题字剖析	122
名山名字 相映增辉	
——宋代吴琚北固山“天下第一江山”题字	126
爱国诗人的两处题名刻石	
——南宋陆游的“踏雪观山樵书题名”与	
“上定林寺题名”刻石	128
万字巨碑世亦奇	
——南宋《韩蕲王碑》	132
后 记	135

江南第一名碑

——东汉《校官碑》

东汉《校官潘乾碑》，是广袤的江南地区十分难得、为数寥寥的汉碑之一，也是江苏省境内仅存可考的唯一完整存世的汉碑珍品。此碑从文史、金石、书法艺术研究等方面综合或单一考察，它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欣赏价值，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重视，被誉为“江南第一名碑”。

《校官潘乾碑》，全称《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简称《校官碑》），刻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距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碑高134厘米，阔77厘米，呈圭形，上端有一大孔，孔径12厘米。据清代方若所著《校碑随笔》内记载：“《校官潘乾碑》，前文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后题名三列，上列三行，下列五行，末一行纪造立年月。有额，隶书，阴文四字。在江苏溧水。”《校官碑》宋时立于溧水县学内，据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尚立于原地。后被废弃，置于一塘边，任人践踏，岌岌可危。解放后被发现，政府极为重视，复立于溧水县中学大门内东墙上，其旁并有元代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文学掾单禧释文碑。1957年，《校官潘乾碑》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次年，碑运往苏州市江苏省博物馆内保存。后又移藏于南京博物院，现藏南京博物院內。碑文字多漫漶不可读识。《校官潘乾碑》传世拓本不多，有明拓“光和四年”之“四”字未泐



东汉 校官碑(全)



东汉 校官碑(局部)

本,上海艺苑真赏社有影印本问世。

《校官潘乾碑》碑文主要内容是记述汉溧阳长潘乾的品行和“德政”的。潘乾,字元卓,陈国长平(今河南省西华东北)人。东汉光和中,察廉为溧阳长,到任后政绩卓著,泽被乡里,众民

称颂，声名播扬。“履菰竹之廉，蹈公仪之洁”。“布政优优，令仪令色，狱无呼嗟之冤，野无叩匈之结。矜孤颐老，表孝贞节”。“百姓心欢，官不失实，于是远人聆声景附，乐受一廛，既来安之，复设三年”。又“构修学宫，宗懿招德”（以上引文，均见《江苏金石志》）。兴办学校，宣扬教化，故刻石以垂永久。碑名“校官”者，据清代学者、著名书法家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一书中考证认为：“校官者，学舍之统称。潘君之职，自是县宰。后汉时，亦不闻特设学校之官。永平幸南阳，所谓校官弟子者，学舍之弟子耳。兹碑特颂其兴学之事，故其石刻于学舍。”翁方纲认为“校官”即是学舍，此说似较可信。但亦有人认为“校官”应为汉代官名。两说不同，录此存疑。

《校官潘乾碑》的碑文为隶书，无书人名，可能出自民间高手。《校官潘乾碑》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上是占有较为重要位置的。要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点，就必须从隶书发展的全过程中来寻觅其特定的位置。中国隶书起源较早，至东汉时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流派纷呈，群芳争妍，富有极强烈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价值，是人们今日学习、了解、研究隶书极其宝贵而又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更有甚者，传世众多的著名隶书汉碑，多出于中国的北方，而能反映江南地区汉隶艺术风貌的碑版，仅仅只有三五方而已，而其中《校官潘乾碑》当目为佼佼者。

东汉隶书从艺术风格分，大体可分为六大类别：

第一类 精整秀雅，法度严谨。

这一类有《礼器碑》及其碑阴，《乙瑛碑》、《史晨前、后碑》等。

第二类 秀丽工整，圆静多姿。